

# 臺灣「人間佛教」之承傳與開展—— 從證嚴法師是否為「印順學派」探討起

林建德\*

## 摘 要

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是現今臺灣佛教界知名的僧人，兩人偶然相遇下締結師徒之緣，各自對於佛教發展有重大影響。然如何理解兩人的師徒關係？如學界所謂的「印順學派」，證嚴是否為其中一員？本文試著從印順與證嚴探討「人間佛教」之承傳與開展，主要分四個部份：首先，簡述師徒二人的奇遇殊緣與證嚴對印順之感念；其次，探討證嚴是否為「印順學派」的相關觀點；第三，證嚴是否為「印順學派」，其一在於此概念本身的範圍及其可能之意義，故對此進行分析；第四，論述證嚴之於印順「人間佛教」的承傳與開展，指出菩薩行願、再回人間、十善菩薩（或人菩薩行）以及在家佛教四個向度，或可看出師徒之相契相應。本文最後指出，「人間佛教」作為大乘佛法的當代開顯，海納百川為其特色，印順與證嚴可視為一脈相承與多元開展的縮影，有所承傳卻又有不同發展，乃至開創與轉向；而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迥異的風格取向，當可以相互借鏡學習，使能深化「人間佛教」的行解。

關鍵詞：人間佛教、印順、印順學派、證嚴、慈濟宗門

---

\*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特聘教授。

# Starting from the Discussion on whether Master Cheng Yen belongs to the “Yin Shun School”

Lin, Chien-T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ies,  
Buddhist Tzu-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Master Yin Shun and Master Cheng Yen are the well-known Buddhists in Taiwan's Buddhist circles. They met each other and formed a relationship of masters and apprentices, and eac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However, how do we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masters? Is Cheng Yen a member of the so-called Yin Shun School?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in four parts: (1) briefly recount the special meeting of the two masters; (2) discuss whether Cheng Yen belongs to the Yin Shun School or not; (3) discuss how Cheng Yen's belonging to the Yin Shun School or not depends on the scope of the concept itself and its possible meanings; (4) discus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in Shun's Humanistic Buddhism in Cheng Yen.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Humanistic Buddhism, as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Mahayana Buddhis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clusion of many schools of thought, Yin Shun and Cheng Yen can be regarded as the epitome of sharing the same lineage yet diversified in its development. Both of the Yin Shun School and the Tzu Chi Path have their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thus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are expected to enric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Keywords: Humanistic Buddhism, Yin Shun, Yin Shun School, Cheng Yen, Tzu Chi Path**

# 臺灣「人間佛教」之承傳與開展—— 從證嚴法師是否為「印順學派」探討起\*

林建德

說我贊同「緣起性空」，是正確的，但我重視初期大乘經論，並不只是空義，而更重菩薩大行。<sup>1</sup>

師父「為佛教，為眾生」的教誨，我此生做不盡。從我拜師受戒之後，我就認為這就是法脈。<sup>2</sup>

## 一、前言

印順法師（1906-2005，以下簡稱印順）與證嚴法師（1937-，以下簡稱證嚴）是臺灣佛教界著名的一對師徒；這場師徒相遇雖屬偶然之巧合，卻也在各自努力下為華人佛教開創一片新天地。

2010年前後，邱敏捷訪問諸多印順思想相關的研究者或追隨者，<sup>3</sup>論及「證嚴與印順學派的關係」，曾做此結論：

慈濟證嚴與印順學派之間有著無法分割的關係，不能不算是印順學派的一支，然從思想上的差異來看，算是一種歧出。畢竟，在師承上，弟子不必亦

---

\* 本文初稿於2022年8月發表於第二十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三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惠我良多，敬致謝忱！撰稿過程中亦得釋德晟法師協助，亦一併致謝！

<sup>1</sup> 釋印順：《永光集》，收入《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43（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頁255。本文所引印順法師著作皆出自《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第四版，後文逕標編號、頁碼。

<sup>2</sup> 釋德侃：〈證嚴上人衲履足跡〉，《慈濟月刊》658（2021.9），頁124。

<sup>3</sup> 邱敏捷以「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進行專題計畫研究，其後則出版為專書。詳見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臺南：妙心出版社，2011）。

步亦趨地跟從師父，甚至有開創、有歧出。<sup>4</sup>

文章中點出證嚴在思想上雖是印順「歧出」的弟子，但仍舊是弟子的事實。而這樣的「歧出」，可能有正反不同的意義解讀，就負面來說恐是一種偏離，但就正面來講，卻可以是一種新的開創。也因此弟子師承於師父之「有開創、有歧出」，究竟是開創、還是歧出，或者兩者皆有，以及是如何地開創、又怎樣的歧出，成了值得探討的問題。

印順與當今臺灣人間佛教弘揚者，確實存在親疏遠近不同的師徒或師生、師友關係，以及輕重深淺等多重影響。如聖嚴法師雖走的是太虛法師及東初法師的路，而以中國佛教為主，<sup>5</sup>但在印順圓寂時曾尊其為「人間佛教之父」，<sup>6</sup>自承受印順影響很深，從迷信的中國佛教走了出來。<sup>7</sup>當今臺灣佛教僧人受印順影響最著名者當屬證嚴；然證嚴是否可說是「印順學派」，此乃關心印順思想及其影響所矚目的，學界、教界看法未必全然一致。

是以本文主要問題意識在於：證嚴法師是否歸於印順學派，如果是，是在什麼樣的意義底下？<sup>8</sup>本文初步認為，證嚴是否屬「印順學派」，有賴於「印順學派」此一概念的確立。本文指出學術意義和宗教意義之兩種理解向度；若僅為學術意義，將證嚴定位為「印順學派」確有其困難，如果「印順學派」非但是學術意義，而亦有

<sup>4</sup> 邱敏捷數次以「歧出」解讀證嚴之於印順學派的關係，表示印順與證嚴確有正式的師徒關係，共同弘揚大乘菩薩道精神，但證嚴思想傳承上不完全依於印順，故可說是「歧出」。以上見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臺灣文獻》62：3（2011.9），頁322、342、343。

<sup>5</sup> 釋聖嚴：〈如何研究我走的路〉，收入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聖嚴研究》第1輯（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19-20。

<sup>6</sup> 釋聖嚴：〈佛門星殞 人天哀悼〉，《人生雜誌》263（2005.7），頁17。不過聖嚴「人間佛教之父」之說，星雲並不認同，見釋星雲：〈值得尊崇的當代佛學泰斗——永懷印順導師〉，收入釋厚觀等編：《印順導師永懷集》（新竹：福嚴精舍，2006），頁41。

<sup>7</sup> 聖嚴說：「我受印順長老的影響還是非常深刻，他把我從迷信的漢傳佛教拉出來，而我因此看到了有智慧、正信的漢傳佛教。」釋聖嚴：《我願無窮：美好的晚年開示集》（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74。可補充的是，從漢傳佛教中迷信的部份拉了出來，不代表漢傳佛教都是迷信的；也因為這樣的影響啟發，聖嚴表示他所講的漢傳佛教如禪宗和淨土，都與歷史上的漢傳佛教有所不同。

<sup>8</sup> 反過來問，如果不是，又如何理解兩人之間？證嚴作為印順弟子中的指標性或著名人物，倘若其不能視為是印順學派，究竟該如何定位兩者的師徒關係？此亦值得探究。

實踐性關懷的宗教意義，則將證嚴歸於「印順學派」應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印順的立場表述中，兩種意義間更有重於宗教意義的傾向。然證嚴在宗教信念傳承的意義底下，或可歸為印順學派，但不代表證嚴所開創的慈濟宗門，全然能為此學派所含括，慈濟宗門由印順學派所分枝出去，已然獨立長成大樹，開拓其自身的格局路數。也因慈濟獨具特色（如慈善式）的佛教實踐，不只慈濟社群當汲取印順的思想養分，印順學派後繼者也值得參考慈濟經驗，進而豐富「人間佛教」的薪火相傳。

## 二、師徒之奇遇殊緣與證嚴之感念

### （一）師徒之奇遇殊緣

印順與證嚴特殊的師徒因緣，在慈濟史料中記載兩人共同的回憶。1963年2月，證嚴前往臺北臨濟寺報名受具足戒，卻因報名表上未填皈依師，無法順利進入壇場受戒，於是轉往慧日講堂購書，證嚴得以初識印順，隨即禮拜為師，冥冥之中業緣牽引，每一環節都安排的恰到好處，包括有：<sup>9</sup>

- 1、證嚴北上受具足戒時，因無皈依師受戒遭拒。
- 2、證嚴婉拒戒場就地拜師的建議，堅持師父要慢慢找。
- 3、證嚴心生請購《太虛大師全書》之念而轉往慧日講堂。
- 4、突如其來的大雨暫緩證嚴離開慧日講堂。
- 5、印順恰好駐錫慧日講堂，兩人偶然相遇（從寮房客廳走出講堂）。
- 6、證嚴心生拜師之念並積極爭取。
- 7、印順因其請購《太虛大師全書》心生好感，慈悲應允。
- 8、證嚴趕在中午戒場關閉前報到（原先預留的空位猶在）。

---

<sup>9</sup> 證嚴之剃度歷程，可見引自釋證嚴：〈我思·我師·人間導師〉，收入王慧萍等編：《禮敬·追思人間佛教導師：印順導師》（臺北：慈濟人文志業中心，2005），頁102-103、204-207；以及羅月美、管志潔編：《上印下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臺北：靜思文化志業有限公司，2003），頁187-193。

短短數小時之間因緣順勢逆轉，確立證嚴一生「為佛教，為眾生」的志節誓願。此中尚有些背景可以進一步交待，如證嚴曾讀過印順《佛法概論》，為此留下深刻印象；此外，一位居中牽線的法師雖對證嚴求度印順座下持保留態度，但仍願姑且一問促成此緣。再者，慧日講堂於 1961 年開光啟用，兩年後（1963）證嚴才得以造訪請書、進而拜師；拜師後隔年（1964），印順即離開慧日講堂，轉往嘉義妙雲蘭若掩關，專心於自修與寫作。可知每個片段、時程彷彿皆妥適排定。

對於這過往，如《印順導師傳》紀錄片旁白說「彷彿前世今生，早有安排」，<sup>10</sup>也讓人見證到師徒因緣之不可思議。而證嚴也應和著印順所說「因緣不可思議」，表示：正因為《太虛大師全書》的請購，正因為太虛、印順之「人間佛教」理念的一脈相承，以及正因為「為佛教，為眾生」的開示，使其得以在菩薩道上找到方向，在菩提海裡做出貢獻。<sup>11</sup>也因此難能可貴的師徒因緣，證嚴對師恩有著深切的感念。

## （二）證嚴之感念師恩

證嚴曾以「慧命導師」，<sup>12</sup>形容印順在其學佛歷程中的重要性乃至關鍵性。證嚴深受中華文化傳統影響，孝道禮儀一直是她自持和教化的重點，尤其大孝終身慕父母、念師恩，證嚴對印順惦記之深、感念之重，亦不時在日常開示中表露出來。證嚴對於印順的惦念，大致可從以下五點來說：

### 1、「為佛教，為眾生」的啟發

如證嚴表示：「為佛教、為眾生」六個字，如雷貫耳，字字清楚、紮紮實實地重烙在其心裡，也因為這六個字，使她拳拳服膺，不敢須臾懈怠，成其終身受用不盡，盡形壽、全力以赴的目標。<sup>13</sup>正因印順開啟她佛法修行之路，為此證嚴曾自述：「今

<sup>10</sup> 羅月美、管志潔編：《<sup>上</sup>印<sup>下</sup>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頁 193。

<sup>11</sup> 釋證嚴：〈為顛狂慌亂作大正念：印順導師平淡卻不平凡的一生〉，收入羅月美、管志潔編：《<sup>上</sup>印<sup>下</sup>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之〈序〉。

<sup>12</sup> 見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製作：《證嚴法師菩提心要——法譬如水：慧命的導師》光碟（臺北：靜思文化志業有限公司，2003）。

<sup>13</sup> 見釋證嚴：〈吾師，用生命灌注了佛教與蒼生〉，收入潘煊：〈序〉，《看見佛陀在人間：印順導師傳》（臺北：天下遠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3。對於「為佛教，為眾生」密切關乎慈濟志

天的慈濟，始於『為佛教，為眾生』的啟蒙深因。若問我這生受誰的影響最深，那就是我的師父。」<sup>14</sup>以及說：「人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年輕時父親突然往生；再者是我的師父，他推行人間佛教。」<sup>15</sup>

## 2、剃度恩情

證嚴對印順的感念亦在於度化之恩，回想當初證嚴出家無門、求戒受阻，困頓中印順如貴人般即時出現，使能正式取得出家身份，同時完成比丘尼受戒的心願。此偶然殊緣的瞬間相遇，一切自然而然的發生，成為證嚴人生中重大的轉捩點，而此困境中的剃度恩情，也使得證嚴「點滴之恩，湧泉以報」。

## 3、精神人格

如證嚴表示：父母給的是生命，老師給的是慧命，老師對學生最可貴的影響力是對人生的啟迪、對人格的薰陶與對精神的挹注，而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正是由於慧命引導與人格感召。在證嚴心目中，印順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經師」，也是一位成功的「人師」，更是一位受人崇敬的「導師」；所謂的「導師」，證嚴表示不僅予人以慧命，同時也要能在人生旅程中，產生領航作用，轉化一個人的生命內涵，導引一個人的生命方向。<sup>16</sup>

---

業的開展，證嚴多所表述，如：「其實，『靜思法脈』不是現在才開始，『慈濟宗門』也不是現在才說。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皈依時從師父得到『為佛教，為眾生』這六個字的那一剎那間，就深植在我的心中，直到現在。」釋德侃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1輯（臺北：慈濟文化志業中心，2008），頁73；證嚴也說過：「導師叮嚀我『為佛教，為眾生』，四十多年來我以此自勉，致力於『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在沉重而不捨的心情中，感恩我師百年來為人間開拓了一條『為佛教，為眾生』的道路。」釋證嚴：〈我思·我師·人間導師〉，頁205；以及：「一九六三年，我皈依印公導師時，師父給我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我永銘於心，誓願要提升佛教的精神與形象，同時能跨越宗教、種族與國界，廣度苦難眾生。」釋證嚴：〈滴水到湧泉〉，收入葉子豪、顏婉婷、王慧萍：《從竹筒歲月到國際NGO：慈濟宗門大藏》（臺北：經典雜誌，2011），頁40；以及「慈濟宗門，就是要『為佛教』，致力將佛法生活化，以出世的精神，『為眾生』行入世之事，才不枉來人間一趟的殊勝因緣。」釋證嚴：《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臺北：天下遠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138。

<sup>14</sup> 潘煊：〈四十二年前的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慈濟月刊》463（2005.6），頁12。

<sup>15</sup> 釋德侃：〈衲履足跡〉，《慈濟月刊》503（2008.10），頁125。

<sup>16</sup> 見釋證嚴：〈吾師，用生命灌注了佛教與蒼生〉，頁2。

#### 4、支援護持

慈濟志業開創過程，可謂蕁路藍縷、創業維艱，然始終得到印順各種有形、無形的支持，證嚴也定期或不定期向印順報告會務推展情形，印順亦多所鼓勵期勉，如其簡單一句「人間事」，證嚴心有所入，心中懸繫也因而淡然釋懷；<sup>17</sup>甚至相傳「慈濟」二字，亦與印順法師有關、為印順所賜名。<sup>18</sup>其他如 1984 年花蓮慈濟醫院、2002 年臺中慈濟醫院等之開工動土，印順皆親臨會場並公開致詞，以具體行動表達對慈濟志業的支持，如證嚴所說：「是師父的恩德，庇蔭著我走慈濟路。當初建設慈院時，歷經無數艱辛，師父給予我有形的贊助和無形的鼓勵，令我感恩！」<sup>19</sup>

#### 5、師徒情誼

恩情在於有恩，然就一般師徒而言，純然建立在師徒之間的情感連結，亦多一分親切感、歸屬感。因此退一步來說，即便不存在上述四點特殊緣分，印順、證嚴兩人仍舊是師徒一場，而佛門中的師徒關係，猶如世間家庭概念的親子關係，也因此日常的寒暄問暖、互道珍重，彼此加油打氣等亦為常態。尤其兩人皆身形瘦弱且多病，師徒也因病身常在而病緣相惜。<sup>20</sup>

總之，證嚴對於印順惦念感恩，除了一般的師徒情誼之外，還緣於「為佛教，為眾生」的啟發、出家無門的及時得度、精神人格的德行感召以及志業開創的支援

<sup>17</sup> 如證嚴說：「這幾年來，普天之下發生了很多事。天下有災難，傷亡慘重，我心裏難過，也對慈濟人要進入危險地區救援而擔憂；慈濟人多，無常現前的時刻，我也會心疼……每每對師父述說種種，他靜靜地聽，老人家都很簡單地說：『人間事嘛！』」、「只要師父簡單的一個點頭、簡單的一句『人間事嘛！』我就能釋懷。對啊！人間事不就是天下事嗎？要做人間事，難免煩惱多。」釋德侃：〈隨師行記〉，《慈濟月刊》464（2005.7），頁 116。

<sup>18</sup> 見釋德懋等編：《雲淡風輕 似水人生：記憶德恩師父》（花蓮：靜思精舍，2005），頁 48。1966 年「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成立之際，證嚴曾把成立功德會的構想草案向印順報告，受其歡喜認可。雖然「慈濟」是否為印順所取，慈濟文獻記錄不多，但依證嚴尊重師父、尊重長輩之行事風格，可以確定的是，此一定名當請示過印順並獲其首肯。

<sup>19</sup> 王慧萍等編：《禮敬·追思人間佛教導師：印順導師》，頁 122。

<sup>20</sup> 見釋德晟、林建德：〈「為佛教，為眾生」：試探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師徒因緣及其傳承意義〉，《正觀》98（2021.9），頁 16。另兩人之相互關懷，可參王慧萍等編：《禮敬·追思人間佛教導師：印順導師》，頁 106、109、112、121 之記錄。



護持，顯示師徒因緣之難能可貴；<sup>21</sup>而隨著人間佛教的傳揚與慈濟志業的開展，師徒二人亦為臺灣佛教寫下歷史新頁。

### 三、證嚴是否為「印順學派」？

2008年，藍吉富於〈印順學的形成及其發展〉提出「印順學派」比「印順宗派」較為「印公的崇拜者」所接受，更進一步說明：「成立學派的主要用意，當然是在弘揚或詮釋印順學的內涵，以供後世之佛子或佛學研究者取資」。<sup>22</sup>邱敏捷在〈論印順學派的成立〉一文甚而指出「印順學」已成為當代臺灣佛教界與學術界的「顯學」之一，提出「印順學派」成立的四個要件：<sup>23</sup>

- (一) 創始人或「宗師」印順思想「成一家之言」；
- (二) 印順在世及身後有眾多傑出門下與私淑弟子（昭慧、傳道、宏印、厚觀等人）發揚光大其思想；
- (三) 印順學派具有廣大深遠之社會影響作用，其人間佛教已為當代臺灣佛教的特色，也是佛教被社會所認同的重要指標；
- (四) 學派人物之間有密切同門情誼，彼此奧援、相與協成。

邱敏捷認為，印順及其後學所發揚的人間佛教，在當代臺灣佛教界有其時代精神、意義與影響；從學術的角度盱衡，印順學派已然形成，至於可否在佛教界、學

---

<sup>21</sup> 印順因體弱多病，晚年常在靜思精舍休養，由花蓮慈濟醫院醫護團隊協力照顧，也因此證嚴及其二眾弟子與慈濟人，得以和印順有更多互動機會。晚年乃至於圓寂後，證嚴弟子也為印順製作諸多出版品，例如《法譬如水：慧命的導航師（DVD）》（2003年）、《<sup>上</sup>印<sup>下</sup>順導師傳紀錄片（DVD）》（2003年）、《印順導師傳：動畫電影、製程與腳本》（2005年）、《禮敬·追思人間佛教導航師：印順導師》（2005年）等，留下不少珍貴的影音圖像及文字記錄。可知晚年師徒二人的關係更加緊密，證嚴在匆忙行程中甚得以趕見印順臨終前的最後一口氣，此或亦可看出師徒的特殊緣份。以上謝謝審查人的提點。

<sup>22</sup> 藍吉富：〈印順學的形成及其發展〉，收入釋性廣總編輯：《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會議論文集》（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2008），頁A8。

<sup>23</sup> 對於「印順學派」一詞之使用及其如何成立，詳可參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頁325-336。

術界歷久彌新，推陳出新，還有待後續的觀察與驗證。

在論及印順學派的成立，邱敏捷特就印順與證嚴之師徒關係提出討論，表示兩人雖同樣是弘揚大乘菩薩道「為佛教、為眾生」的精神，但證嚴在思想的弘揚上不以印順思想為主軸，故僅可算是印順學派的歧出。<sup>24</sup>在《「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一書的訪題中，邱敏捷即曾就證嚴暨慈濟功德會是否納入「印順學派」，請教諸多佛教界法師及學者。<sup>25</sup>是以在正式進入證嚴是否為「印順學派」的探討前，以下先初步回顧過往的見解。

藍吉富表示證嚴法師傳承的是印老的精神，但因證嚴法師不是學術界人物，特長不在佛學思想，所講之佛法思想未必與印順學相符，不宜列入印順學派範圍。寬謙法師亦認為證嚴法師所創辦的慈濟，不以弘揚印順思想為主，也未深探或著力於此，故不宜歸為印順學派。宏印法師指出，證嚴法師人間佛教的入世關懷受到印順啟迪是事實，但是在佛法解脫道次第等法義方面，看不出傳承或引用自印順的痕跡。昭慧法師表示，情感上印順、證嚴的師徒情誼深厚，但思想上證嚴法師一向以法華三部為主，思想偏重真常唯心，因此即便兩人法緣深厚，但要確切判定證嚴法師是否為印順學派則有困難。德傳法師也認為法脈師徒關係上的不可切割，不等於思想理論環環相扣，雖然證嚴承受「為佛教、為眾生」深遠影響，但思想傳承上與印順並不是很直接，而不能視「慈濟宗門」可為「印順學派」的一支。江燦騰則認為師徒二人是一平行線，雖然精神實踐上接近，但兩者思想源頭不同。<sup>26</sup>

<sup>24</sup> 以上可見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摘要」，頁 322。

<sup>25</sup> 此書乃邱敏捷執行科技部「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計畫，針對臺灣佛教界與學術界認同或弘揚印順思想者，進行「田野調查」之訪談成果；由於提出「印順學派」一詞的藍吉富未將證嚴與慈濟團體納入，故邱氏亦請受訪者對此陳述意見與想法。

<sup>26</sup> 江燦騰不只認為印順與證嚴是平行線，甚提出慈濟宗與法鼓宗的成立，乃「印順圓寂後的『去印順化』行動」，以之區隔與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根本差異。江燦騰：〈慈濟宗的建立與當代臺灣佛教思想的詮釋衝突〉，《北臺灣科技學院通識學報》6（2010.6），頁 84-87。事實上，江氏「去印順化」的說法有待商榷，畢竟「去印順化」若要成立，需有「印順化」的前提，然而證嚴始終是在印順啟發下走自己的路，如昭慧法師所說，既無印順化，何來去印順化？見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頁 244。事實上，慈濟並未「去印順化」（不管是任何形式），如在靜思精舍及慈濟各分會的講堂和會議室等，依舊掛有印順照片（與證嚴並排）；印順圓寂週年日時，證嚴也常公開表達對師父深摯的懷念與感恩，慈濟亦通常會有追思活動（如大愛電視臺之節目製作等），2023 年

受訪者中，楊惠南也認為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雖標榜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但在思想實質上未完全忠實詮釋；不過楊惠南指出印順的重心並非是學究式的，而在於真正的落實人間，慈濟所做即在於此，慈濟的立宗開派準則還是有印順思想，因此慈濟當然也可以算在印順學派當中。對於印順和證嚴師徒之間，林建德表示兩人的思想雖很不一樣，但他們的情操、精神和理念是相通的，印順念茲在茲大乘精神，而證嚴亦是菩薩道的貫徹，只不過並非每個人都契合般若、中觀、唯識等哲學義理，慈濟強調篤實去做反而呈顯特有風格。雖然不少人會認為證嚴和印順的思想一致，這中間雖有所出入，但卻可能是個「美麗的錯誤」。此外，林建德以為在慈濟內部可以多講「同」而未必強調「異」，畢竟印順思想在慈濟社群已處邊緣，再切割下去恐會離得更遠。因此以理性分析來說，不把慈濟列入印順學派有其道理，但就情感方面他認為兩者之間不需清楚劃分。<sup>27</sup>

邱敏捷在〈論印順學派的成立〉指出「印順傳人」在推拓「印順學」的歷程，已隱約體現共屬一學派的跡象與一定實力。對於證嚴之於印順學派的關係，邱敏捷認為是學派「歧出」的一支，並引黃宗羲《明儒學案》所載之「陽明學派」為例證，說明證嚴及其開創的志業隸屬印順門人特有的支流。<sup>28</sup>而邱敏捷以開創之歧出，來解讀證嚴對於印順的傳承，可說調和了上述不同看法，意即證嚴當可歸為印順學派，只不過其相承之開展，又是相當獨特、別具其個人風格和特色，因此以「歧出」作

---

侯坤宏新版的《印順導師年譜》亦由靜思人文再版。

<sup>27</sup> 以上各受訪者對於證嚴和慈濟是否納入「印順學派」之看法，可見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一書；相關之歸納整理暨列表，亦可見釋德晟、林建德：〈「為佛教，為眾生」：試探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師徒因緣及其傳承意義〉，頁 14-18。

<sup>28</sup> 邱敏捷提出以下七點理由，論證證嚴及其慈濟志業與印順學派之間有著無法分割的關係：一、證嚴與印順之間有正式的師承。二、證嚴一生表明深受印順之影響。三、證嚴與印順晚年互動密切，印順在靜思精舍休養受到細心照顧。四、慈濟靜思精舍設有「印順導師紀念館」，陳列印順生前之物品與墨寶等。五、證嚴的徒弟皆稱印順為師公。六、慈濟製作的「印順導師傳 DVD」共有 8 集，並有《印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一書，也曾製作「印順導師傳動畫電影」得到好評。七、慈濟所在地精舍、分會等文物流通處暨「靜思書軒」，皆流通印順著作。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頁 340-342。以上七點筆者可略作補充，如第七點慈濟各分會之「靜思書軒」，一直皆陳列印順著作流通，包括《妙雲集》、《華雨集》以及其他學術專著等，而少見其他佛學叢書。此外，在靜思精舍及慈濟各分會支點的聚會處所，仍懸掛著印順法相（與證嚴並掛而立），如是可知印順在慈濟志業的份量地位。

解。以下就此問題進一步分析，尤其針對「印順學派」此概念作探討，以審視證嚴之於印順學派的關聯。

#### 四、「印順學派」之概念探討

如前所述，證嚴法師是否歸於「印順學派」，乃為當今臺灣佛教界、佛學界關注並提出討論，然其問題之本身、包括「印順學派」之概念本身，亦有開放討論的空間。<sup>29</sup>

邱敏捷以「講學家之宗派」解釋「學派」的意義，意指一群有著相同見解、方法論的人所組成的「學團」(a group of people with the same opinions, methods)；依此可理解「學派」內涵，及其與「宗派」、「學團」的密切關聯，意指重於學問、講學的群體會集在一起；邱敏捷並引韋政通〈學派與學風〉一文表示：「必須在學術思想史上引起革命性的變化」——即「建立新的典範」，才足以堪稱「學派」的建立。<sup>30</sup>邱敏捷例舉中國先秦、宋、明等時代，存在的儒家、墨家、道家、伊川、朱子、浙東、陽明、泰州及東林等學派的誕生與演進，作為「學派」的說明，此等皆曾於歷史上閃爍著思想光芒。<sup>31</sup>

然印順思想之稱為「學」並形成「學派」，其是否在學術思想史上引起革命性變化、建立新的典範等，端看從哪一面向或角度設想，而且學派有大小之分，以及長遠發展以及短暫出現等不同，這些都可納入考慮。而當論及印順、證嚴師徒的學派歸屬，「印順學派」概念本身即值得續作探究，進而釐清「印順學派」可能之不同意

<sup>29</sup> 關於「印順學派」之提出及意義，另可參林建德：〈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試論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啟發〉，《玄奘佛學研究》17（2012.3），頁98-101。

<sup>30</sup> 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頁325。韋政通引余英時對於學術典範的解釋，指出有兩個特徵：一、空前的研究成就對後代學者起示範作用；二、後人接續該學術領域而漸成一新的研究傳統。見韋政通：〈學派與學風〉，收入吳自甦編：《人文思想與人文教育》（臺北：水牛圖書公司，1993），頁466。

<sup>31</sup> 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頁325。

義。

### (一)「印順學派」之範圍

師徒的隸屬關係或師徒情誼，猶似世俗中有血緣、血親關係，然而師徒之間與學派、宗派定位未必有必然連結。雖然師門歸屬往往意味著法脈傳承，也代表著一定的學派或宗派屬性，然師徒間亦有因緣的深淺遠近。相對的，雖沒有師徒的拜門儀式，卻仍會有實質上的師生連結，甚至學生比起弟子還緊密。佛門中的法脈傳承，不僅是己身所從出之剃度形式，更有信念價值的一脈相承；此以道為親之以道相交、以道相謀，象徵共同的理想志願，依此所締結的關係，當是更為深刻。因此佛門中時有法子與弟子之別，傳法未必都是自己弟子，相對的非自己親剃的弟子亦可於傳法之列。<sup>32</sup>證嚴也曾向昭慧法師表示：其為法徒、法子，而自己是弟子、徒弟。<sup>33</sup>

然若就上述兩者而言，證嚴之於印順未必僅是徒弟而已，就菩薩道之理想關懷來說，師徒兩人並無二致。只不過，「學派」在一般概念使用，乃是知識取向居多，探問證嚴是否為印順學派，猶如探問印順其他弟子如慧理、慧琛、慧燦、慧潤等——未必走上學問路數、以義理探究為主，如此這些徒弟們是否為「印順學派」？

此或意味著「印順學派」一詞仍待確立，印順雖畢生窮究教義、教史，但不代表他只有知識學理上的關懷。印順門徒或門生，也未必皆重於歷史考證、思想論議；學問探究屬人類智能的抽象運作，非多數人所感興趣而得以深入的，然這些弟子們

<sup>32</sup> 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晚年十二位法子中，惠敏法師並非其弟子；聖嚴表示，傳法標準或條件，包括對佛教具正知見、嚴守淨戒、具攝眾教化能力、從心法獲得入處並有弘法的悲願及能力等。釋聖嚴：《我願無窮：美好的晚年開示集》，頁 90、225。此外，聖嚴法師長年教授禪法，身兼臨濟、曹洞兩個法系，也曾為從學之習禪者傳授禪宗法脈，如繼程法師是其首位法子、臨濟宗第五十八世傳承者，法名「傳顯見密」。關於聖嚴之法子繼程及其在馬來西亞等地的國際弘法，可參李玉珍：〈聖嚴法子繼程：馬佛與臺佛締結華人佛教圈〉，《臺灣宗教研究》15：2（2016.12），頁 5-25。

<sup>33</sup> 證嚴曾向昭慧法師表示：「我是徒弟，妳是法徒，妳為導師做了不少事。」可見釋性廣：〈親炙大德風範——證嚴上人蒞院記〉，《弘誓雙月刊》網站，2005 年 7 月，網址：<http://www.hongshi.org.tw/writings.aspx?code=325D1E85C2EAEC34470CA943869A0BB6>（2022 年 6 月 25 日上網）。此外，佛門之中的稱呼也未必截然劃分，起於受教因緣可以為學生或弟子，其中學生是通用的、不限於佛門；或者基於尊敬，謙稱自己為學生或弟子，而這裡的弟子未必就是徒弟，卻可以是佛教徒的通用稱謂（如「三寶弟子」）。

雖未必精讀印順著作，但大體皆認同其核心精神，亦深受其身行風範影響，所屬道場之內修外弘，猶是以「人間佛教」為主，如此或亦屬於「印順學派」。換言之，若依古代「學，覺也」的意義，所謂「印順學派」之「學派」，就未必僅限於當今的學術用法，在「為學」外更含有「求道」的內涵；如前援引楊惠南所言，印順的重心並非是學究式的，除了學術外其更有僧人的道業關懷與宗教理想。

此外，「印順學派」概念本身另有其他反思線索。首先，印順承續太虛之不屬一宗一派，也自承不想作祖師，包括當別人認定他是什麼宗，他斷然自清表示自己知道不是就好。<sup>34</sup>再者，印順作為一宗教師，此身份即具有深切的信仰定位及實踐導向，影響所及未必只是學派形式，或者只能以學派形式呈顯。第三，「印順學派」之肯認，大致以臺灣佛教界為主，若放大到更廣脈絡，學術界、思想界以及佛學界是否普遍認可，仍未十分明確。<sup>35</sup>第四，如藍吉富所說「學派」的主要用意是在弘揚或詮釋印順學的內涵，然若不是弘揚或詮釋，卻以「實踐」為導向，又當如何歸類？（還是實踐本身即是弘揚？）第五，「印順學派」亦有「假名」之功用，屬暫時性名言施設，主要作為溝通的方便，意指一學團、學群（group）而未必是學派（school）。

此處不是否定「印順學派」一詞，反倒認同其正向意涵，如期許印順佛學的影響力及前瞻日後在臺灣的發展；<sup>36</sup>即便「印順學派」就現今而言，未必直言已然成立，但得以寄語漸漸成形、慢慢茁壯。<sup>37</sup>是以「印順學派」可能含括的範圍，或存在相當

<sup>34</sup> 印順在〈研究佛法的立場與方法〉說：「我沒有什麼宗，不過有人以為我是三論宗，有的稱我論師，我也不懂他們為何如此，其實我不是這樣的。怎麼叫都可以，我自己知道不是這樣就好了。」《華雨集第五冊》（Y29，頁64）。在〈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中，印順也多次說道：「但我不是宗派徒裔，不是學理或某一修行方法的偏好者。」以及「我不是宗派徒裔（也不想作祖師），不是講經論的法師，也不是為考證而考證、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華雨集第四冊》（Y28，頁32、47）。

<sup>35</sup> 相較於20世紀所普遍承認的精神分析學派、維也納學派、京都學派、法蘭克福學派等，「印順學派」仍有一定開拓空間，亦可知此概念之提出，部份包含對未來的期許。或者，「印順學派」之作為「學派」，除了哲學意義、學術意義（如京都學派、法蘭克福學派），更有「宗教意義」等。

<sup>36</sup> 如藍吉富所言，其「印順學派」、「印順學」等概念之提出，乃帶有「呼籲」之意，以較有商標性的名稱，指引印順後學的方向發展，多年乃至百年自會有「實至名歸」的可能。見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頁3、6。

<sup>37</sup> 此如楊惠南說：「印順導師思想慢慢形成風氣，很多人開始在研究，印順學派要成為『school』（學派），應該不是問題。很多的學派，例如歐美的『維也納學派』；繪畫的『印象派』與『立體派』，開始時只有三、四人，後來才慢慢成形。」見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頁

的彈性空間，如「印順學派」中可一提的人物是惠敏法師。惠敏出家於傳統淨土宗念佛道場（三峽西蓮淨苑），又在聖嚴法師重用下長年擔任法鼓僧團的「首座和尚」，<sup>38</sup>身為聖嚴晚年所傳法子之一，在教育體系擔綱重任（法鼓文理學院校長），儘管如此惠敏仍自承受到印順著作深遠影響，隱約之間願為「印順學派」一員。<sup>39</sup>若追溯惠敏與印順的因緣，惠敏早年曾邀請印順為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留日之前曾經密集向印順請教一些較為深入的佛法，大體掌握印順著作的綱領，除在法義思想上受到一定影響，也和印順弟子厚觀法師有深厚的法誼。<sup>40</sup>

從惠敏法師之於「印順學派」的意向，或也可以看出此「學派」之跨宗、跨派的特質，當也合於印順不以一宗一派定位的立場。此也意味著「印順學派」此一概念或有廣義、狹義之別，以及嚴格或寬鬆的認知理解，未必僅能以一刀兩切的方式、以是或否來斷言。

## （二）「印順學派」之兩種意義

就印順法師之作為「學問僧」而言，固然以學者、思想家的形象為人所熟知，但作為佛教出家人，更重要的是宗教師身份；如他自述，不以特定學問、學派或宗派等為自身歸屬，只表明自己是佛弟子。<sup>41</sup>然正因印順學問家與宗教師兩種形象，兼具法師和學者兩面，也因此印順學派或必須具備兩種意義。

事實上，佛學思想相契不代表佛法精神相應，同樣的具有佛教信仰、自稱是佛教徒，然待人處世感受不到宗教情操，甚至背道而馳，如此的佛教徒似也枉然；相

---

111。

<sup>38</sup> 根據聖嚴所述，法鼓山之「首座和尚」乃繼方丈後第一順位的僧團領導，方丈請假、遠行或閉關時，即是由「首座和尚」代行職權，此見釋聖嚴：《我願無窮：美好的晚年開示集》，頁 90-91。

<sup>39</sup> 惠敏法師受訪時被問道是否同意將其歸為印順學派，其微笑未答卻點頭示意，見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頁 233-236。

<sup>40</sup> 見侯坤宏、卓遵宏：《六十感恩紀：惠敏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14），頁 42-43；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頁 226-229。

<sup>41</sup> 印順在〈遊心法海六十年〉說：「有人說我是三論宗，是空宗，而不知我只是佛弟子，是不屬於任何宗派的。」收於《華雨集第五冊》（Y29，頁 50）。

對的，非佛教徒或異教徒若表現出佛教或佛法精神，反而更值得珍惜。<sup>42</sup>可知，若從佛教信仰、佛學思想以及佛法精神等，各個角度作權衡，佛法精神應是最重要的。

「印順學派」之作為「假名」，即便名符其實亦是「有名無實」；此「有名無實」除空諸所有的意義外，更重要的是從信念內涵來考其名實。如此斷定證嚴是否為「印順學派」，從實際烙印之精神內涵及所表現的具體事行可以得知。或者，亦有可能證嚴非屬印順學派，然亦如禪宗所說「教外別傳，直指人心」？

對於印順的追隨或繼承，或可分有兩個向度：一在於佛學思想或佛法見解上，另一是菩薩信念或大乘精神的認同，兩者之間並非是截然二分或僅取其一，只不過深淺比例各有不同，有偏重佛學見解、有強調菩薩信念，也有兩者兼而有之。若以此初步二分，有些是接受印順的思想進而接納其人，有些則直承其精神理念；是以繼承者中，未必全然都深入印順著述，反倒深契其學佛歸趣，可說是了解印順、卻未必了解印順思想。

佛學見解與菩薩信念之間，印順法師當是看重後者；如在〈為自己說幾句話〉，印順說：「說我贊同『緣起性空』，是正確的，但我重視初期大乘經論，並不只是空義，而更重菩薩大行。」<sup>43</sup>——大致可看出佛法見解及大乘精神兩個層面。雖然就印順而言兩者二合一的，即肯認初期大乘（精神）的義理知見，但在這兩者當中，印順所重的關鍵在於「菩薩大行」，如其行文所述是「『更』重菩薩大行」而非「『也』重菩薩大行」，從中或可看出不同的關切比重。甚可說，僅在思想層次上認同大乘佛學，卻少了菩薩精神的有志一同，就印順而言，或可能僅得到「人間佛教」的骨肉而未必及於心髓。

總之，「更重菩薩大行」表達了印順佛學研修的根本關懷，有比空性法義更重要、更優位的價值。從「印順學派」一詞之反思，讓人重新審視印順的思想意旨及理念

<sup>42</sup> 如同在慈濟志業的職工、志工亦有不少異教徒，證嚴多次表示只要是正信宗教皆樂見其成，認為利他助人的情操通於一切宗教，佛法精神亦也是助人利他的精神，依此落實在慈濟志業中。如證嚴說：「為佛教，要守護佛教；雖然沒有規定要信仰佛教才能來志業體任職，但也期待將佛法精神落實在慈濟志業。」釋德胤：〈證嚴上人納履足跡〉，《慈濟月刊》667（2022.6），頁110。

<sup>43</sup> 《永光集》（Y43，頁255）。



歸趣，亦助於掌握其人間佛教的精神核心。是以太虛即便不以性空唯名或法性空慧為佛法究竟，反高推的大乘三宗的「法界圓覺宗」，而與印順判教截然不同，然這絲毫無損太虛在印順心中的地位，印順之崇敬太虛未必關乎法義判攝，卻在於太虛的「菩薩大行」。<sup>44</sup>同理可推，即便證嚴在佛教的義理思想上，未必和印順一致，但證嚴確以「菩薩大行」為心之所向，就此來說，師徒間心意相通不言而喻。

## 五、「人間佛教」之承傳與開展

證嚴以印順為精神導師，從「人間佛教」追尋菩薩道精神，證嚴甚至認為慈濟所展開的教富濟貧志業，就是師訓「為佛教、為眾生」的發揚光大；<sup>45</sup>堅定地表示慈濟慈善事業的根源是來自印順對於大乘佛法的弘揚。<sup>46</sup>在 2020 年的「印證教育基金會」董事會中，證嚴特別強調「有印順導師，才有證嚴法師」，從「印」與「證」為基金會命名，表達「世代傳承，法脈永續」等意義，<sup>47</sup>此皆可看出證嚴之開創慈善事業，密切關乎印順的啟發教誨。再者，證嚴近期也提出法脈的說明，表示當他因緣際會禮拜印順為師，即依師訓終生奉行人間佛法、成佛在人間的信念，「為佛教，為眾生」的教誨，讓他行願一生而不盡，認為從他拜師受戒之後，就已是法脈。<sup>48</sup>此外，

<sup>44</sup> 此可見印順之〈略論虛大師的菩薩心行〉、〈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我懷念大師〉等，以此皆收錄《華雨香雲》一書。也因此，印順雖對傳統中國佛教發展有所保留，然不管是禪門的虛雲還是淨宗的印光，印順皆曾為文悼念禮敬，如禪門巨匠虛雲老和尚捨報之際，他寫有〈懷念長老·想起佛教〉（收入《華雨香雲》，Y23，頁 365-369）。另也肯定印光法師之老實念佛、切實履踐，對儒學及佛教有著深廣知識，發揮廣大的教化力量等。見《佛在人間》（Y14，頁 286）。可知菩薩誓願所滿懷的度眾悲心，才是印順權衡所重。

<sup>45</sup> 釋證嚴：〈印順導師略傳 序〉，收入釋真華主編：《印順導師略傳》（花蓮：慈濟文化志業中心，1990），頁 3-4。

<sup>46</sup> 釋證嚴：〈印順導師略傳 序〉，頁 4。

<sup>47</sup> 釋德伋：《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20 年夏之卷（臺北：慈濟人文出版社，2020），頁 352。

<sup>48</sup> 證嚴說：「於法來說，我在受戒入戒場前，因緣之下拜印順導師為師，師父德學涵養深厚，對於人間佛法、成佛在人間的信念，我終生奉行；師父『為佛教，為眾生』的教誨，我此生做不盡。從我拜師受戒之後，我就認為這就是法脈。」釋德伋：〈證嚴上人衲履足跡〉，《慈濟月刊》658（2021.9），

證嚴創辦慈濟時，象徵精神理念的「慈濟志言」，亦曾讓印順過目，證嚴視之為「師徒相傳的志言」，<sup>49</sup>皆顯示證嚴之承傳於印順而進而開展慈濟志業。<sup>50</sup>

慈濟志業是佛教團體，主要以慈善聞名於世，不特別強調佛學研究，也未必直承印順之佛學觀點，但在「人間佛教」的實踐上，卻是最具代表性的傳承之一，而有其特殊性。然若進一步分析，可看出證嚴通俗的融會與轉化佛典要義，把印順提倡的精神理念，如「佛在人間」、「人菩薩行」等，以「菩薩在人間」、「人間菩薩」等語彙再作表述，重於實用、實作卻不強調細節的理論意義，進而走出自己的路、發展自己的路。然而，證嚴所帶領的慈濟，實踐了印順人間佛教哪些理念，或至少朝哪些方向前進？

印順與證嚴師徒在「人間佛教」的相承相續，如證嚴所展現的「悲增上」菩薩行願，正是印順所重視的；而「人間佛教」的信念之一，在於發心立願生生世世再回人間，這也是證嚴致意再三的；再者以道德善行（或行善）作為「人菩薩行」的起點，亦是兩位師徒共同強調的；此外廣大的慈濟志工皆為在家身份，並以出家僧團為精神領導中心，亦顯示印順所主張的「在家佛教」。<sup>51</sup>

### （一）「悲增上」的菩薩行願

大乘菩薩行者大致有「信增上」、「智增上」、「悲增上」三類，印順、證嚴在「人間佛教」的承傳上，雖各自展現出不同的形象風格，但慈悲可謂是共同的強調。如印順表示：「悲增上菩薩，是『人間勝於天上』，願意生在人間的。」<sup>52</sup>在〈略論虛大師的菩薩心行〉亦說道：「如基於五戒、十善，發心而修六度、四攝，是依人生正行

頁 124。

<sup>49</sup> 釋德飢：《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20年春之卷（臺北：慈濟人文出版社，2020），頁 123。

<sup>50</sup> 對於師徒二人之信念相承與思想分立，另可參林建德：〈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試論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啟發〉，頁 101-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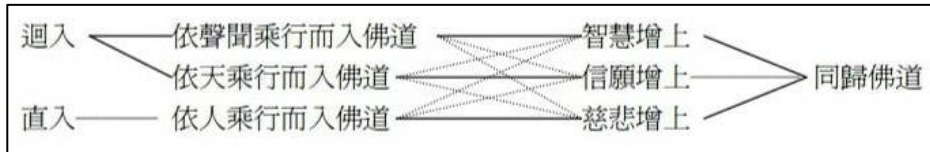
<sup>51</sup> 以上四點可說是同一理路的展開，意即印順與證嚴相承慈悲的菩薩行願，而菩薩既是普及社會各階層的入世關懷，不免以在家形象為重；而在家菩薩行者以利他先於自利，不以自身解脫為目標，也因此為「具煩惱身」的「人菩薩行」，因煩惱的「留惑潤生」，累生累世再回人間、行菩薩道。

<sup>52</sup>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Y37，頁 1289-1290）。

的菩薩；這大都是『悲增上菩薩』。<sup>53</sup>此外，依著《般若經》「大悲為上首」的教說，印順還表示「慈悲為佛法宗本」、「佛法以慈悲為本」等，認為大乘佛教的精義心髓在此，甚至直言：「大乘行果的心髓，不是別的，就是慈悲。……如沒有慈悲，就沒有佛法，佛法從慈悲而發揮出來。」<sup>54</sup>

證嚴之「慈悲增上」，對於慈悲的重視更可謂念茲在茲、劍及履及，依此而開展慈善、醫療、教育、人文，乃至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社區志工等志業實踐。證嚴平時教示即以慈悲為主軸，認為慈濟五十多年的慈善實踐是「以愛鋪路」走過的，菩薩道之「菩提大道直」是懷抱無私大愛而前行，尋聲救苦，以佛法打開善良心門，膚／撫慰苦難人生，讓愛的行動、人道關懷援助的足跡廣布於全球，以長情大愛的牽引鋪定，成就慈濟半世紀、乃至未來無量數的世紀。<sup>55</sup>

就印順思想而言，所謂的菩薩常道，乃是依人乘行趣入大乘，以人作為修學身份而「直入」佛道，如此之「即人成佛」，所重的正是「慈悲增上」的特質，印順即依智、信、悲之不同增上，作了以下的圖表分析：<sup>56</sup>



總之，順著太虛的「今菩薩行」，印順主張「人菩薩行」，證嚴續以「人間菩薩」（或者「菩薩在人間」）為號召，不約而同強調「悲增上」在人間修行的重要。因此儘管印順提及自身屬於「智增上」，<sup>57</sup>但這主要是菩薩「悲智」雙運之輕重比例不同；太虛、印順、證嚴之師生或師徒連繫，亦由「悲增上」之現世苦難關懷，看出信念

<sup>53</sup> 《華雨香雲》（Y23，頁 343）。

<sup>54</sup> 《學佛三要》（Y15，頁 117）。

<sup>55</sup> 見釋證嚴：〈序：用愛鋪路，慈濟五十〉，收入潘煊：《行願半世紀：證嚴法師與慈濟》（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6-9。

<sup>56</sup> 《成佛之道（增註本）》（Y42，頁 266）。

<sup>57</sup> 印順自述：「大概的說：身力弱而心力強，感性弱而智性強，記性弱而悟性強；執行力弱而理解力強——依佛法來說，我是「智增上」的。」《平凡的一生（重訂本）》（Y41，頁 227）。

的世代相傳。

## (二) 生生世世再回人間

印順所主張「人間佛教」的特點，除了是現世生活之「此時、此地、此人」的淨化關懷，還包括堅固誓願再回人間，冀盼「人間淨土」的實現。<sup>58</sup>換言之，既是依人乘「直入」佛道，非但是「再來人間」，更是「生生世世再來人間」，如印順說：「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sup>59</sup>證嚴亦如是發心立願，兩人的「來生寄語」清楚明確，甚至堅定堅決，未曾有模稜兩可的猶疑空間；而證嚴之「生生世世再來人間」，不只是個人的慈心悲願，而且更與眾多弟子相互約定，師徒相約來世永不分離，而這在佛教史上不是未見、就是少見。<sup>60</sup>

雖然「乘願再來」是大乘佛教的通說與共義，《本生談》所記載的是釋尊累劫累世的多生修行，但未必所有的大乘佛弟子皆發願再來苦難人間，如考諸大乘佛法史籍記載中，歷代高僧大德發願回到人間，難以說是多數，反而求生彌勒淨土者眾，著名如無著、世親、道安、玄奘、窺基、太虛等皆然；<sup>61</sup>反倒是西藏佛教的轉世傳統，

<sup>58</sup> 生生世世再回人間，幾可說是「人間佛教」的共同主張，如佛光山星雲法師說：「有人問我：『來生要做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就說：『我來生還要做和尚。』我這一生做和尚，雖然已經發揮了我大部分的思想、理念、目標和希望，總感到不夠完美。因此，如佛經所說『成佛須經三大阿僧祇劫』，我想來生還是要再做和尚，為建設人間淨土的平安幸福，繼續努力。」見釋星雲：〈全集自序〉，《星雲大師全集》網站，2016年9月，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intro/preface>（2022年7月2日上網）。

<sup>59</sup> 見〈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收入《華雨集第四冊》（Y28，頁70）。

<sup>60</sup> 如證嚴表示其與弟子的法緣是生生世世的，在憶及幾位已經往生的出家、在家弟子，相信他們很快再來人間，成為大護法開道、鋪路，未來她再接著走這條道路，也是繼續往前開道、鋪路，師徒所結的是生生世世的法緣。見釋德胤：〈證嚴上人衲履足跡〉，《慈濟月刊》661（2021.12），頁146。證嚴及其弟子相約來世回到人間行菩薩道，另可見2021年5月11日，證嚴與病中的大弟子德慈視訊時，德慈表示「生生世世求懺悔，生生世世追隨上人行菩薩道。」證嚴也感念近六十年師徒情誼，一路辛苦相伴隨，表示：五百年前師度徒、五百年後徒度師；先走的先開道關路，師父隨後而行就有方向，師徒因緣是生生世世的。可參靜思僧團、葉文鶯、陳美羿等：《一蓑風雨任平生：樹家風立典範——守志不動的德慈師父》（臺北：經典雜誌，2021），頁32-34。

<sup>61</sup> 如太虛法師表示他雖以彌勒內院為往生歸趣，但也樂於接納其他淨土法門，認為十方淨土交感互通，如太虛在〈闡藏密或問〉說：「吾亦志生內院，然於願生極樂諸土者，亦均贊揚。蓋聖淨剎內，十方互通，慈氏冠上具諸佛菩薩，則於兜率亦常預彌陀海會，豈唯龍華來會哉？」《太虛大師全書·第十六編·書評》，頁172。引自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光碟（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不捨苦難眾生而回到五濁惡世，展現大乘佛教的信仰實踐，只不過未必以「人」之姿的靈童轉世，而卻是「佛」（活佛）。<sup>62</sup>

總之，「人間佛教」之強調人間，其一在於投生人間、久住世間，而當代臺灣「人間佛教」之發展，印順和證嚴皆以回到人間的「再世佛緣」，成為同心共願所在，由此亦可見兩人的精神傳承與理念延續。

### （三）以道德善行為「人菩薩行」的起點

印順在〈人間佛教要略〉<sup>63</sup>一文，依序闡明「論題核心」、「理論原則」、「時代傾向」、「修持心要」，以建構「人間佛教」的義理系統，將菩薩道的歷程分為凡夫菩薩、聖賢菩薩、佛菩薩三階段，指出「人間佛教」所重為「人菩薩行」，由具煩惱身的一般凡夫，依菩提心（大乘信願）、大悲心、空性見，修學「十善業」；如此的初學菩薩又可稱「十善菩薩」（或「十信菩薩」），印順視為是以人身學菩薩道的正宗，由人到成佛的第一步。印順更澄清「十善菩薩」異於重福輕慧的人天道修行，乃依人間正行修集菩薩成佛過程中所必須的福慧資糧。

印順以「十善菩薩」作為「人菩薩行」的修行基礎，以人間凡夫發心學菩薩行，所說的「具煩惱身」、「悲心增上」，<sup>64</sup>或可在慈濟志工身上看出此特質。證嚴從事慈善救濟，所倡導的「大愛」，意近於佛法的「慈悲」或「悲心增上」，而慈濟志工皆為普羅大眾，雖有政商名流，但更多是市井小民，有著一般人的煩惱習氣，卻心思

<sup>62</sup> 十四世達賴喇嘛在開示中，也經常表達久住世間的誓願，以菩提心和空性見為日常觀修的定課，常引用寂天菩薩《入菩薩行論》以自勉：「乃至有虛空，以及眾生住，願吾住世間，盡除眾生苦。」(For as long as space endures and for as long as the world lasts, may I live dispelling the miseries of the world.) Śāntideva, *A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 Way of Life: Bodhicaryāvatāra*, trans. Vesna A. Wallace and B. Alan Wallace (New York: Snow Lion, 1997), 144.

<sup>63</sup> 《佛在人間》(Y14, 頁 99-127)。

<sup>64</sup> 《佛在人間》(Y14, 頁 102-103)。「人菩薩行」由「凡夫具煩惱身」的經典出處，如《大般涅槃經》卷 6：「云何名為具煩惱性？若有人能奉持禁戒，威儀具足，建立正法，從佛所聞，解其文義，轉為他人分別宣說，所謂少欲是道，多欲非道，廣說如是八大人覺，有犯罪者教令發露，懺悔滅除，善知菩薩方便所行祕密之法，是名凡夫，非第八人。第八人者，不名凡夫，名為菩薩，不名為佛。」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2 冊，卷 6。(CBETA 2022.Q1, T12, no. 374, pp. 396c25-397a2)

單純一心想助人利他，而可謂「具煩惱身」。如慈濟文獻所記載的志工特質（或說予人熟悉的形象），不少是「草根菩提」的面貌身影，這一大群行走於市井社區的慈濟人，以女性為多數，文化素養或學歷雖屬中下階層，卻是「媽媽心腸」、「老婆心切」，在聽聞證嚴開示時深受感動而接觸慈濟、參與慈濟。

儘管是業習猶存的平凡老百姓，但加入慈濟後皆遵行「慈濟十戒」，如證嚴表示任何投入慈濟活動，都必須持守殺、盜、淫、妄、酒之五戒，而且在五戒基礎下，延伸出「十戒」的規範，這包含佛教五戒的「慈濟十戒」，<sup>65</sup>可說關乎「十善菩薩」的修學實踐，以道德善行的持守為優先，再由「善門」入「佛門」，<sup>66</sup>即便甚少論及解脫，但仍為拔苦予樂的入世修行。

#### （四）「在家佛教」範式的形塑

印順在〈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sup>67</sup>一文指出，欲復興佛教應當重視青年的佛教、知識界的佛教、在家的佛教，其中以「在家的佛教」更為重要。印順所提出「在家佛教」的建設方針，以及重視「人間佛教」此時、此地、此人的特點，或可從慈濟志業的開展看見印順理念的實現，初步建立「在家佛教」模型範式。綜觀慈濟志業體組織，廣大志工遍及各行各業，絕大多數皆是在家人，而且志業體主要的專業職事及行政管理亦是在家人，由僧團法師擔任精神上的支持與陪伴，也因此某種程度落實了「在家佛教」的理想。<sup>68</sup>

從慈濟志業的組織運作、慈濟志工的形象體現，在家人確是信仰實踐的主體，

<sup>65</sup> 除殺、盜、淫、妄、酒之五戒，證嚴法師另立：六、不抽菸、不吸毒、不嚼檳榔；七、不賭博、不投機取巧；八、孝順父母、調和聲色；九、遵守交通規則；十、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之五條規範，而成為「慈濟十戒」。可參何日生等編：《慈濟年鑑 2021》（花蓮：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2022），頁 3。

<sup>66</sup> 「由善門走向佛門」是證嚴法師所經常強調的，如她說：「慈濟度眾的法門，是帶動人人由善門入佛門，守持戒律，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如此自然契合佛陀本懷，達到『人格成，佛格即成』的目標。」釋德汎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 1 輯，頁 955。

<sup>67</sup> 《教制教典與教學》（Y21，頁 81-94）。

<sup>68</sup> 慈濟之「在家佛教」亦符應印順人間佛教「時代傾向」之重「處世時代」與「集體時代」，認為群體的團結力量，不只能彼此教授教誡、慰勉、警策，也得以有效發揮入世化他的功能。見釋印順：〈人間佛教要略〉，《佛在人間》（Y14，頁 116-121）。

猶如大乘佛法興起以在家菩薩為主調。在家身份不拘於特定形象，同時也淡化宗教色彩，便利於入世的關懷（尤其異文化地區），而為證嚴所重；此外相對於「人間佛教」一詞，證嚴多說「人間菩薩」，「佛教」是特定宗教的指涉，但「菩薩」卻向一切宗教開放，可視為一「跨宗教」概念，不分國界、不分種族外，也不分宗教，猶如「菩薩」得以藉不同身份來示現（「隨類化身」），在家形象亦意味著「菩薩」人人可學、人人可行，《本生談》即記載佛陀過去生中當過「外道」。是以證嚴期許在家慈濟志工，把走入人群的慈善救助，緊扣佛法的信仰精神，而未必在於外相形式，救貧、救病外更重於「救心」，「救心」才是其中關鍵。<sup>69</sup>此藉由在家善門福報的厚實累積，進而穩固對佛法的信心，也成為慈濟「慈善」的特色。

## 六、結語：「人間佛教」之一脈相承與多元開展

證嚴宗教生命的發展系譜，上承印順法師，下開靜思法脈、慈濟宗門；除了剃度因緣外，更在精神慧命上深受印順啟發和引導。如此，證嚴在特定脈絡或意涵底下可理解為印順學派（亦即是宗教意義而非學術意義的印順學派），<sup>70</sup>但這不代表證嚴所開創的「慈濟宗」全然屬於印順學派，一方面慈濟社群為數眾多，個別性差異大難以一概而論，例如慈濟社群中，除佛教徒外還有為數廣大的非佛教徒或異教徒，另一方面「傳遞律」應用在人際之間未必適用，朋友的朋友和自己未必即是朋友，師父的師父未必就是自身追隨或依止的對象，只能說有親切感而未必有歸屬感。

因此，證嚴雖可說是印順學派慈濟分流，但此分流推陳出新，已然不是印順學派所能全面含括的，而是在印順啟發後另行開創而出，當中有證嚴個人的新創融合與適應轉化，是從印順學派分枝後自行生長的大樹。而即便有一定的法脈傳承或師

---

<sup>69</sup> 潘煊：《行願半世紀：證嚴法師與慈濟》，頁 56-57。

<sup>70</sup> 此一結論當也呼應或回應〈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第三節「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之信念相承與思想分立」之觀點，亦即印順、證嚴師徒二人之「信念相承」乃在宗教精神上，至於學術或學問傾向卻各行其是，而為「思想分立」。

承，隸屬某一師門之下，不代表不能再創門派。例如聖嚴法師一人雖傳承曹洞宗與臨濟宗兩個法脈，分別為曹洞宗第五十代以及臨濟宗第五十七代傳人，但仍另立宗派，以「中華禪法鼓宗」為自身的定位。<sup>71</sup>是以證嚴「慈濟宗」的成立雖是開宗，但究其法脈源頭，並不離印順「人間佛教」之師承，慈濟可視為是印順系統下的分流，而這樣的「分流」，已然不是涓涓細流，卻是波瀾壯闊的大江大河。

印順和證嚴特殊的師徒情誼，從「為佛教，為眾生」確立了利他助人的修行方向；本文初步認為，證嚴對於印順「人間佛教」之理想延續，至少有（悲增上）「菩薩行願」、「再回人間」、「十善菩薩」、「在家佛教」之四點繼承。師徒二人共同之慈悲菩薩行願，乃信念的核心交會點，而印順和證嚴的人間修行主張，使他們發願生生世世再來人間；慈濟之以在家志工為主力，亦合於印順建設在家佛教方針，而為在家佛教發展模式之一；證嚴之「以善門入佛門」、「慈濟十戒」等，也相應於印順所看重的「十善菩薩」。<sup>72</sup>

由此似說明慈濟志業作為印順「人間佛教」之可能範式。印順與證嚴或可說是「人間佛教」之「理入」與「行入」的兩種路數，亦即相對於印順著重於思想和學術研究，證嚴則以實際事行來展演菩薩的入世關懷。「理入」與「行入」不同進路的體現，讓兩者得以在思想上互相參照、行動上彼此觀摩——作為「人間佛教」的慈濟，除了汲取印順思想養分來助於教團發展外，印順後學及其他「人間佛教」實踐團體，亦得以就慈濟志業發展特長，而學習參考之。換句話說，「人間佛教」的承傳與開展，除了探索印順佛學對於慈濟志業之可能啟發，亦當留意慈濟志業之於印順學派（暨廣大「人間佛教」）的可能啟示，達到視域交融之彼此借鏡、相互學習的目的。<sup>73</sup>

如此，探問證嚴是否為「印順學派」，就一脈相承而言，若不為「印順學派」但

<sup>71</sup> 此可見釋聖嚴：《承先啟後的中華禪法鼓宗》（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

<sup>72</sup> 此四點僅為例舉，而另有其他；如基於人間修行的共同理念，師徒二人皆對於神秘祭祀、神通加持、咒術感應、故弄玄虛等，持保留態度。

<sup>73</sup> 相較於〈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一文，僅論及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啟發，以及主張汲取印順思想養分助益慈濟教團發展，本文進一步認為印順學派亦可珍視近六十年之慈濟經驗，相信迥異風格之互相取法，有助於「人間佛教」行解的深化。



至少也是印順門下，同在「人間佛教」的修行路上，追求「人間淨土」的目標；然就多元開展來說，師父並不要求徒弟跟自己一樣，反倒成全弟子走自己的路，而證嚴所創立的慈濟宗，已然開創屬於自身格局，體現大乘菩薩道的開闊寬廣。如證嚴所表示，歷史有其延續性，有著「長江後浪推前浪」的過程，正因前浪的牽引與勇往直前，才有後浪的跟進與波濤壯闊，人類文明就是歷經「傳承」與「創新」而不斷提升；<sup>74</sup>同樣的，大乘佛教的推演以及人間佛教的開展，也是經此傳承與創新的過程。而大乘佛法之海納百川、百川歸海，顯示菩薩道修學法門、修行路數之多元；雖多元卻仍可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開放性之餘又有一緊密連結，皆傳承自佛陀法脈，而為同一系譜的開展。是以師徒兩人雖同行於菩薩道，卻又各自走自己的路，可說師徒二人「同在菩薩道上走自己的路」——「同在菩薩道上」是傳承，「走自己的路」是開創、是歧出，也正因為開創歧出而分枝分流，得以開枝散葉，乃至於枝繁葉茂，構築出廣大茂密的菩提樹，以庇蔭更多苦難眾生。

總之，「為佛教，為眾生」之「上求下化」作為菩薩行者的共同信念，於此總體心法下，各依因緣及願力而自行生長、獨立開展；其間雖有一定的系譜傳承，卻也有開創性的轉化轉向，而不同的轉向轉化乃佛法開演之普遍現象，如徵諸佛教歷史之部派形成與宗派建立等，皆是如此，以此觀看印順與證嚴之相承與別異，斯亦得以理解。

---

<sup>74</sup> 釋證嚴：〈為顛狂慌亂作大正念：印順導師平淡卻不平凡的一生〉，收入羅月美、管志潔編：《<sup>上</sup>印<sup>下</sup>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之「序」。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2 冊（CBETA，T12），收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4 版光碟，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稱 CBETA）。

羅月美、管志潔編：《<sup>上</sup>印<sup>下</sup>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臺北：靜思文化志業有限公司，2003。

\* 釋印順：《佛在人間》，《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14），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 釋印順：《學佛三要》，《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15）。

釋印順：《教制教典與教學》，《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21）。

\* 釋印順：《華雨香雲》，《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23）。

釋印順：《華雨集第四冊》，《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28）。

釋印順：《華雨集第五冊》，《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29）。

\*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37）。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41）。

\* 釋印順：《成佛之道（增註本）》，《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42）。

釋印順：《永光集》，《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Y43）。

### 二、近人著作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製作：《證嚴法師菩提心要——法譬如水：慧命的導師》光碟，臺北：靜思文化志業有限公司，2003。

\* 王慧萍等編：《禮敬·追思人間佛教導師：印順導師》，臺北：慈濟人文志業中心，2005。

江燦騰：〈慈濟宗的建立與當代臺灣佛教思想的詮釋衝突〉，《北臺灣科技學院通識學報》6（2010.6），頁 67-88。

- 何日生等編：《慈濟年鑑 2021》，花蓮：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2022。
- 李玉珍：〈聖嚴法子繼程：馬佛與臺佛締結華人佛教圈〉，《臺灣宗教研究》15：2（2016.12），頁 5-25。
- 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臺灣文獻》62：3（2011.9），頁 321-349。
- \* 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臺南：妙心出版社，2011。
- 林建德：〈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試論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啟發〉，《玄奘佛學研究》17（2012.3），頁 93-134。
- 侯坤宏、卓遵宏：《六十感恩紀：惠敏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14。
- 韋政通：〈學派與學風〉，收入吳自甦編：《人文思想與人文教育》，臺北：水牛圖書公司，1993，頁 465-468。
- \* 葉子豪、顏婉婷、王慧萍：《從竹筒歲月到國際 NGO：慈濟宗門大藏》，臺北：經典雜誌，2011。
- 潘煊：〈四十二年前的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慈濟月刊》463（2005.6），頁 12。
- \* 潘煊：《行願半世紀：證嚴法師與慈濟》，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 靜思僧團、葉文鶯、陳美羿等：《一蓑風雨任平生：樹家風立典範——守志不動的德慈師父》，臺北：經典雜誌，2021。
- 藍吉富：〈印順學的形成及其發展〉，收入釋性廣總編輯：《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會議論文集》，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2008，頁 A1-A10。
- 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光碟，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 釋性廣：〈親炙大德風範——證嚴上人蒞院記〉，《弘誓雙月刊》網站，2005 年 7 月，網址：<http://www.hongshi.org.tw/writings.aspx?code=325D1E85C2EAEC34470CA943869A0BB6>（2022 年 6 月 25 日上網）。
- 釋星雲：〈值得尊崇的當代佛學泰斗——永懷印順導師〉，收入釋厚觀等編：《印順導師永懷集》，新竹：福嚴精舍，2006，頁 40-43。

- 釋星雲：〈全集自序〉，《星雲大師全集》網站，2016年9月，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intro/preface>（2022年7月2日上網）。
- 釋聖嚴：〈佛門星殞 人天哀悼〉，《人生雜誌》263（2005.7），頁17。
- 釋聖嚴：〈如何研究我走的路〉，收入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聖嚴研究》第1輯，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19-20。
- 釋聖嚴：《我願無窮：美好的晚年開示集》，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 釋聖嚴：《承先啟後的中華禪法鼓宗》，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
- 釋德汎：〈隨師行記〉，《慈濟月刊》464（2005.7），頁86-140。
- 釋德汎：〈衲履足跡〉，《慈濟月刊》503（2008.10），頁109-142。
- \* 釋德汎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1輯，臺北：慈濟文化志業中心，2008。
- 釋德汎：《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20年春之卷，臺北：慈濟人文出版社，2020。
- 釋德汎：《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20年夏之卷，臺北：慈濟人文出版社，2020。
- 釋德汎：〈證嚴上人衲履足跡〉，《慈濟月刊》658（2021.9），頁107-155。
- 釋德汎：〈證嚴上人衲履足跡〉，《慈濟月刊》661（2021.12），頁117-153。
- 釋德汎：〈證嚴上人衲履足跡〉，《慈濟月刊》667（2022.6），頁105-151。
- 釋德晟、林建德：〈「為佛教，為眾生」：試探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師徒因緣及其傳承意義〉，《正觀》98（2021.9），頁5-58。
- 釋德懋等編：《雲淡風輕 似水人生：記憶德恩師父》，花蓮：靜思精舍，2005。
- 釋證嚴：〈印順導師略傳 序〉，收入釋真華主編：《印順導師略傳》，花蓮：慈濟文化志業中心，1990，頁3-4。
- 釋證嚴：〈吾師，用生命灌注了佛教與蒼生〉，收入潘煊：《看見佛陀在人間：印順導師傳》，臺北：天下遠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2-3。
- 釋證嚴：〈為顛狂慌亂作大正念：印順導師平淡卻不平凡的一生〉，收入羅月美、管志潔編：《<sup>上</sup>印<sup>下</sup>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臺北：靜思文化志業有限公司，2003。

頁序。

釋證嚴：〈我思·我師·人間導師〉，收入王慧萍等編：《禮敬·追思人間佛教導師：印順導師》，臺北：慈濟人文志業中心，2005，頁 102-207。

釋證嚴：《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臺北：天下遠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Śāntideva. *A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 Way of Life: Bodhicaryāvatāra*. Translated by Vesna A. Wallace and B. Alan Wallace. New York: Snow Lion, 199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Pan Xuan, *Xing Yuan Ban Shi Ji: Zheng Yan Fa Shi Yu Ci Ji* [Fulfilling a Half-Century Vow: Master Cheng Yen and Tzu Chi]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Ltd., 2016).
- Qiu Min Jie, *Yin Shun Xue Pai De Cheng Li Fen Liu Yu Fa Zhan Fang Tan Lu* [Interviews on the Establishment, Divi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in Shun School] (Tainan: Miao Xing Publishing, 2011).
- Shi De Jia, *Zheng Yan Shang Ren Si Xiang Ti Xi Tan Qiu Cong Shu* [Exploration of the Thought System of Venerable Master Cheng Yen: Series One] (Taipei: Tzu Chi Cultural Publishing, 2008).
- Shih Yin Shun, *Fo Zai Ren Jian* [The Buddha in the Human World], *Yin Shun Fa Shi Fo Xue Zhu Zhuo Ji* [Collection of Buddhist by Master Yin Shun] Disk (Y14) (Hsinchu: Yin-shun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2006).
- Shih Yin Shun, *Xue Fo San Yao* [The Three Essentials of Buddhist Study], *Yin Shun Fa Shi Fo Xue Zhu Zhuo Ji* [Collection of Buddhist by Master Yin Shun] (Y 15).
- Shih Yin Shun, *Hua Yu Xiang Yun* [Fragrant Clouds of Flowers and Rain], *Yin Shun Fa Shi Fo Xue Zhu Zhuo Ji* [Collection of Buddhist by Master Yin Shun] (Y 23).
- Shih Yin Shun, *Chu Qi Da Cheng Fo Jiao Zhi Qi Yuan Yu Kai Zha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Yin Shun Fa Shi Fo Xue Zhu Zhuo Ji* [Collection of Buddhist by Master Yin Shun] (Y 37).
- Shih Yin Shun, *Cheng Fo Zhi Dao* [The Path to Buddhahood], *Yin Shun Fa Shi Fo Xue Zhu Zhuo Ji* [Collection of Buddhist by Master Yin Shun] (Y 42).
- Wang Hui Ping et al. (eds.), *Li Jing. Zhui Si Ren Jian Fo Jiao Dao Hang Shi: Yin Shun Dao Shi* [Paying Respect and Commemorating the Navigator of Humanistic Buddhism: Master Yin Shun] (Taipei: Tzu Chi Cultural Publishing, 2005).
- Ye Zi Hao, Yan Wan Ting, Wang Hui Ping, *Cong Zhu Tong Sui Yue Dao Guo Ji NGO: Ci Ji Zong Men Da Zang* [From Bamboo Days to International NGOs: The Great Treasury of the Tzu Chi Sect] (Taipei: Rhythms Monthly, 2011).